

歷史與空間

醉美紫竹院

紫竹院位於北京城西北，二環與三環之間，地理位置優越，交通便捷。紫竹院北面，隔南長河毗鄰中國國家圖書館；東面，相望的是首都體育館和新落成的巨大現代化滑冰館，為2022年北京冬奧會作準備。我每年都要到這裏觀竹賞荷，樂此不疲。

2020年夏季，北京突遭新冠肺炎疫情干擾，但絕大多數公園依舊有序開放，只是入園人數要有所控制，在常年日平均入園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左右。我去紫竹院時，按例打開手機，出示顯示本人「未見異常」標記的健康碼，並實測體溫正常後，即可入院，一切有條不紊、從容淡定。正如這座公園名字所示，青葱翠竹是公園的主旋律。園內園外、島上水邊、路旁閣前，處處秀竹，移步皆竹。在東門內一片竹林裏，我看到真有部分紫色之竹亭亭玉立，今日紫竹院之名，名副其實，並非虛言。但在歷史上，明代在此地曾有過一所古廟，叫紫竹院，當時就把這一帶叫做紫竹院，其名字延續至今。

竹子是我國南方植物。在廣袤的南方大地，鄉間田邊、山上丘地，處處可見青青翠竹、蓬蓬綠葉。由於冬天氣候寒冷，北方田野種竹很少，僅在公園、景區，能看到竹景。然而，北京所見之竹多數纖細柔弱，像南方的粗壯毛竹，難以成活。南方養竹用其材，北方植竹觀其景，這是南竹與北竹的最大不同。我在北京居住的宣頤小區，大門外和花園裏，也種了一些竹，起到了很好的點綴小區環境與美化景致的作用。

進紫竹院，漫步於竹叢翠樹之中，頓覺心曠神怡、龍辱不驚，有一種通透全身的愜意。在青蓮島上，有一方石碑碑文引人注目，曰：「青蓮島周臨碧波連湖，由梅、蓮、虹三橋鼎立為山。島上松竹滴翠，花木欣榮，山頂有『攬翠亭』可眺全園。山前是賞竹、讀畫的『八宜軒』。軒西修竹夾徑，綠蔭匝地的竹韻景石，上刻有雨、雪、風、霜四幅竹畫、詠竹篆刻和《八宜軒記》。軒內壁嵌頌竹佳句，軒柱懸掛八宜聯聯；軒前石板鋪地，劍石雲舉穿天。信步湖畔，有青蓮台為座，可觀荷納涼。夏日蓮塘盪舟，仰觀青螺翠

島，俯瞰蓮蓋荷香。北面的『菡萏亭』四靈拱柱，面湖臨河，景聯以竹喻節，剛正不阿：以荷喻品，不染塵埃。辛巳年冬」。此碑記書於辛巳蛇年，即公元2001年。碑記描述了紫竹院東部南北湖間青蓮島秀麗景色，點明竹多和荷盛，是紫竹院兩大特別之處，乃立院之本。碑記中讚美竹的剛正不阿和荷的不染塵埃，不僅有深厚的人文情懷，也充盈着浩蕩的凜然正氣，讀來令人精神為之一振。

紫竹院南門內，有雙林寺塔遺址一處。據明代末年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記載，此塔為萬曆四年造，在權宦馮保的家廟雙林寺內，為密檐式實心磚塔，塔身八面七層，在當時應算高層建築。清代此塔命運多舛，不斷坍塌直至頹廢。新中國成立後，因為沒有原塔的測繪資料，無法修復重建，今天只剩塔基予以保留和展示。雙林寺塔遺址告訴我們，紫竹院歷史悠久，已經歷近500年滄桑。但此地最先只是一個蓄水湖，是古代北京城的水源地之一，由於長期疏於管理，湖底淤泥堆積，近於廢棄。直到1952年，北京市人民政府築路修橋、引水還湖，經過幾十年修葺整理、加工美化，方成今日之規模格局，吸引來絡繹不絕的海內外遊客。

現今之紫竹院公園，與往昔不可同日而語。面積已達48萬平方米，水面超過三分之一。公園內以三湖、兩島、一堤、一河、一渠為基本格局，全力打造以竹造景、以竹取勝的自然形態山水園林公園，景觀獨特、氛圍別致、幽深美麗、文化高雅，在京城各大公園裏個性鮮明、獨具匠心。

人們最喜歡在夏季造訪紫竹院。這時，南北湖中密集的荷花盛開怒放，與岸上的叢叢青竹相映生輝，儼然是一幅大自然生機勃勃的清秀美景。此時，徜徉於探入南湖的白色蓮台之上，遊人並不多，可見碧蓮滿塘、紅荷朵朵。台下水中睡蓮，也已爭着展示自己的美姿。這時，忽從樹上飛來一群麻雀，吱吱喳喳地在荷葉上蹦蹦跳跳，尋覓喜愛的食物，引得觀鳥的孩子們發出陣陣歡叫。倏地，多隻灰鴿也落在石台上東探西望，正



■青葱翠竹是紫竹院公園的主旋律。作者提供

在找吃的。瞧那湖裏，綠頭鴨與鴛鴦正興致勃勃地遊來游去，與水中暢遊的紅魚、花魚相互映襯，加上藍天白雲、艷陽熱風，繪就一幅天人合一、萬物競生，在夏日盡享自由的生動畫面。左望荷花渡碼頭，幾艘遊船已坐上遊客，正由艄公划槳，沿荷塘裏的水道，在蓮葉間悠悠地飄駛而來。蓮台上遊客拿起手機或相機，噼噼地拍下這動靜相諧的醉人場面。我看着這七彩繽紛的、充滿生命張力的迷人圖景，心中漾动着溫馨與歡欣、暢快與樂趣，不覺沉浸到無我的勝境之中去了。這裏的烏雀常立於紅荷或蓮葉之上戲嬉張望，十分可愛，自然地造就了絕美的烏雀立荷圖，我曾用相機抓拍到幾幅這樣的美圖，一直保存着。

紫竹院還有一個獨有景觀，那就是在院北的南長河邊觀賞大型遊船從河裏直駛頤和園。南長河並不寬闊，但這條水道可以向西北方向直接流入頤和園昆明湖。旅遊部門利用這條黃金水道，規劃開闢了一條遊船線路，讓遊客從北京展覽館和動物園北面的碼頭上船，經過紫竹院、車道溝、藍殿廠、火器營等地，抵達頤和園南如意門碼頭，使遊客從船上進入頤和園遊覽，沿途還可飽覽北京西北部沿岸風光。這是一條進頤和園的水上交通金色遊覽線路，很受旅客歡迎。我多次佇立紫竹院的南長河畔，欣賞滿載旅客的遊船，輕捷地破浪前進，向北駛向世界著名皇家園林頤和園，別有一番情趣和歡悅在心頭。

紫竹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建的大型公園，經過六十多年的擴展、美化、雕琢，今天已成為北京市民休閒、散步、遊玩的好去處。不僅風光旖旎、綠蔭成蓋、竹荷飄香，人文氣息也逐漸加濃加深，而且特別愛民親民。這麼大一個公園，卻不收門票，任何海內外遊客均可免費入園自由自在地暢遊，這才是紫竹院公園最值得稱道的醉美品格。

詩情畫意



李叔同滿懷悲痛和激昂之心到日本了。這一年的冬夜，李叔同於日本小迷樓繪畫山茶花一幅抒發思鄉情懷，題上這道溫柔而深情的小詞。李叔同在日本不選擇眾多入讀的軍事、醫學、警務、法政等科目，而是專攻音樂美術。李叔同的選擇除了個人興趣外，他始終懷有救國救民的抱負，認為音樂美術均為觸動人們心靈的最好教育。

減字木蘭花
題手繪山茶花
回闌欲轉，紅暈淺。
低弄雙翅，一樹花。
記得兒家，一樹花。
記得山茶，一樹花。

李叔同詩句
素仲配畫
丁酉秋日

浮城誌

老家的老屋

前些天，老家來電話告知，村裏搞新農村建設，我家的老屋正居規劃中的村路，需要拆除。周六，邀上兄長一同前往，在老屋消逝之前，再瞻其容，以釋心懷。

老屋早已被四周燦然傲立的私家高樓所包裹，在村口躑躅了許久，方尋到一條逼仄的小巷。幾經迂迴，踏過一段碎石瓦礫，終於來到自家老屋院前。誠然，屋頂人住方有靈氣。自從21年前父親去世後，人去屋空，它便如同遺棄在村落的耄耋老者，日漸虛衰，瀕臨終老。抬眼望去，院牆長滿爬山虎，像是穿了件厚疊的迷彩服。屋垛上的狗尾草莖葉葳蕤，穗條隨風搖曳。小心跨過走廊，步入廳堂。屋頂破損的瓦片形成一個個「天窗」，漏進的光亮飄忽而暗淡。猶如藤蔓從「天窗」伸張下來，一根根，猶如大棚裏的絲瓜藤。地面上，牆角裏，隨處散落着鏽鏽罐罐與缺損的農具。從房間的木梯爬上閣樓，那床家中最好的棉被依舊吊在橫樑上，不過滿是塵埃和蜘蛛網。後倉一摞摞堆砌的乾生糞餅，是父親生前從野外撿拾來的尚未燒完的柴火，俯身撿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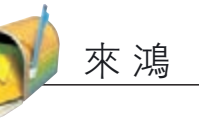
一塊，依然能聞嗅到淡淡的草香。此時此景，心中陡然掠過一陣悲愴，恍若從高崖上墜落般的虛空與惘悻。曾幾何時，這棟五楹的老屋，是那樣的熱鬧非凡，生機盎然。最多時，大小17口人同住一屋。平日裏，大人們穿梭忙碌的身影，孩子們追逐打鬧的場景，充斥滿屋，就像廚房裏瀰漫的水霧，迸發向上，熱氣騰騰。恍惚間，小腳祖母的蹣跚碎步聲，父親打門外而來的口哨與鋤頭落地聲，還有伯父那抑揚頓挫的酒令聲，隱隱在耳。漸漸的，老屋每個人的生活畫面，好似電影膠片，一幀幀放映，變得鮮活如新。是啊！老屋的一磚一瓦，都讓我縹緲難忘。它鐫刻着我對已故親人的緬懷，保藏着我童年的夢幻和理想。或許過不了多久，它將在挖掘機的拉拽中轟然倒塌，化作一堆廢墟。我不知道，那時，站在一旁的我，是惆悵，是傷感，還是佛怨？我更不知道，從此，我那顆失落的心該在何處安放。幸好，舊夢尚在，那就洗淨紛擾，將記憶晾曬，時常與它在夢中邂逅吧！

豆棚閒話

從舊書市淘到一本舊書，扉頁上寫有「書即情人，絕不外借」八個字，其情境頗令人遐思。我總忍不住去想原主人是怎樣與自己的「情人」離散走失的，是搬家了，還是畢業了，我甚至能想像出那種「君居渝右，妾家河陽」，不得不與情人依依惜別時淚眼婆娑的情形。

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說：一個人書架上的書，就是他/她經歷的一部分——很多人閱讀的時候，會把自己的感情和意志投射到書中，一旦建立起了情感上的依戀，即使書中的虛構人物是生活在幾百年前，幾萬里外，也會感覺與現實裏的自己非常親近。而且就像《聊齋》裏主動薦枕侍寢的狐仙，書中的「顏如玉」也是召之即來，但又不會在公共場合同時出現，給人帶來現實困擾，能夠滿足讀者心理上坐享「齊人之福」的意願。

周作人和錢鍾書都認為，向外人展示自己的書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緣於每一



來鴻

旺角，最先知道它，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。當時看過一盤香港錄影帶，劉德華、張學友、張曼玉等大牌明星主演的《旺角卡門》。因而，這裏給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商業繁榮，黑道猖獗。

後來，當我第一次站在旺角街頭的時候，時間已經是2015年的8月。這一天旅行社安排大家自由活動。將近中午，我從位於青衣附近的酒店出來，先乘小巴到達葵芳，然後換乘港鐵荃灣線，最後來到在我腦海中似已沉寂多年的旺角。一種陌生而又熟悉的感覺湧上心頭，不知為了什麼，就是想來這裏看看。

我由地下走出，卓悅、莎莎、周生生、周大福、奇華、榮華、美心……各式招牌撲面而來；老舊的街道上，店鋪一家挨一家塞滿樓盤的底商，還有不息的人流和灼人的熱風。

我拐進一條小街，路牌顯示這裏叫做西洋菜街。烈日當頭，上方仍是數不清的廣告牌……忽然，一座燈箱上的繁體漢字不經意間映入我的眼簾：田園書屋。接着，前後發現還有兩家，尚書房和序言書室。對於一個可以稱為書蟲的人來說，無異於打了一針雞血一樣興奮起來，我停下腳步連忙打開手機百度。哦，怪不得，原來香港有名的「二樓書店」大都隱居於此，小街兩側都有。於是，我開始一家家登門拜訪，像書店巡閱使一樣，一直走到盡頭的登打士街才告結束。除了上述幾家，還發

書若蜉蝣

墨西哥壁畫三傑

話說走進墨西哥城市建築，壁畫隨處可見，在動盪不安年代，墨西哥藝術家拋開喜好，致力於創作面向大眾的公共藝術，在墨西哥民族主義革命結束後，逐漸成此國家文化與社會主角；自上世紀二十年代起，墨西哥興起以振興與革新民族文化藝術為宗旨，以壁畫為主要藝術手段，以本土民俗、風景、歷史、現實生活為主要描繪對象的墨西哥壁畫運動，湧現壁畫三傑：迭戈里維拉（Diego Rivera）、何塞·克萊蒙特·奧羅斯科（Jose Clemente Orozco）、大衛·阿爾法羅·西蓋羅斯（David Alfaro Siqueiros）為代表，他們把從歐洲學來的繪畫技術加以創新，來反映墨西哥的現實生活與鬥爭，取得輝煌成就，產生大批傑作，成為墨西哥和世界藝術史上一次偉大變革運動，對拉美、歐美繪畫藝術產生重要影響。

何塞·克萊蒙特·奧羅斯科為「壁畫三傑」中最年長者，1883年生於佳麗斯克州的撒波特蘭。幼年隨家遷居墨西哥城，在農藝學校和國立預科學校讀書，受墨西哥版畫家波薩達（Jose Guadalupe Posada）所影響，在1908年入聖卡洛斯學院學素描，其後當過建築師，17歲時由於化學實驗引起爆炸而失去左手，此後從事藝術創作活動。奧羅斯科接觸到各種藝術家和藝術流派，對象徵主義產生濃厚興趣。

在1916年，他參加政府組織的全國性展覽，9月舉辦首次個展。展覽結果幾乎摧毀其理想，他有此說法：「我在公眾對我倒塌的展覽的侮辱性斥責的洪流中耐心支撐着，

但當我廣泛閱讀報紙，發現如此方式橫加侮辱，再也無法保持平靜」；感到前途無望，奧羅斯科轉去美國三藩市，他畫標誌牌，在紐約因窮困，他甚至只能靠畫玩偶面部賺得微薄工資，1920年他返回墨西哥城，成為默默無聞漫畫家。為當時各主要報紙雜誌畫諷刺畫，以風格鋒芒犀利著稱；直到1923年7月他接受瓦斯孔塞羅斯（Vasconcellos）任命，在國家預備學校的中央天井繪製他的第一幅壁畫，他燦爛藝術生涯就此展開；此時，西蓋羅斯已完成位於其科學院的首例壁畫；1927年再赴美國，創作一系列反映大機器生產油畫；1930年為加州波莫納學院畫大型壁畫《普羅米修斯》（Prometheus），標誌他藝術形式轉折，1934年回國，為瓜達哈拉市政廳畫裝飾壁畫，1939年為育嬰堂畫壁畫《火人》（Man Falling）表現人類在整個歷史不同時期的演變。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，他多次受託為墨西哥各重要建築物畫壁畫，作品有《創造者與叛徒》（The Creator and rebellious man and the people and their false leaders）、《勞動者》（The Workers）、《起義者》（The Revolutionaries）等；1943至1948年他先後舉行6次壁畫習作和色彩速寫展覽，受到好評；他的作品注重民族題材，有的反映墨西哥革命，有的揭露資本主義和社會弊端。藝術上繼承歐洲巴羅克派優點，吸收表現派和現代版畫技巧，結合墨西哥古代藝術傳統的象徵手法，形成獨特壁畫風格，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表現力。

青絲

紙質情人

本寄託過主人美好情感的書，都是一個紙質的情人，是隱秘關係的一部分，如同金屋藏嬌的美嬌娘，只適宜在私密場合與自己打情罵俏，而不能拿出來娛樂公眾。民國出版家張靜廬，不論書價多麼昂貴，都必定自己花錢買，即使圖書館裏有，或有朋友願意借閱，他都不要。一個人若是把書視為情人，看到別人蘸着口水翻閱同一本書時的不堪感覺，絕不亞於目睹戀人被惡少用手指勾着下巴調戲凌辱。

從不同的紙質情人，還能洞察一些諸如個人喜好的私密之事，甚至能夠關涉到一個人的家庭幸福。我曾到一個熟人的豪宅參觀，各處都很考究，但最讓我歎服的是有兩間書房，他和太太互不干涉。我猜想他一定是從荷里活電影《姐弟戀》裏，凱瑟琳瓊塔瓊斯看到自己的小男友臨睡前看的書是《哈利波特》，當場崩潰的情節受到了啟發。畢竟沒有誰會想讓老婆知道，自己的書架上有大量的情色小說。

但是，生活中總少不了妥協和遷就，讀者與紙質情人的關係就像現實裏的婚姻，既有蜜裏調油，也有熬不下去要離婚的時候。美國專欄女作家瑪麗娜本傑明與前夫結婚後，前夫看到她的書房藏書，當即賭咒發誓，如果是在婚前看到，他絕對不會愛上她。後來，瑪麗娜本傑明嫁給了一個英國人，從紐約搬到蘇格蘭。她吸取了第一次婚姻的教訓，不想讓丈夫從她的藏書接觸到另一個自己。於是，她只是把衣服、傢具、藝術品和裝飾小擺件托運到蘇格蘭，所有的書都留在了紐約。

社會學家說，人類是天生的情種，喜新厭舊是無可更改的自然屬性。但與現實感情不同的是，讀者與紙質情人分手的過程，要平和得多。

畢竟紙質情人能夠嚴謹恪守秘密，被人逐漸冷淡或悄悄放棄，那些曾經寄宿於書中的情感和記憶，從此就不會再有人知曉。

王曉革

旺角之戀

現有樂文書店、學津書店、梅馨書舍、商務印書館、新亞書店、國風堂等等。其中既有賣新書，也有賣舊書的；既有賣港台版書，也有賣內地版書的，可謂五花八門。一大圈走下來，書包裝得滿滿，很晚才回到住處，很疲憊也很欣慰。

奇怪，香港不是人稱文化沙漠麼？看來並非如此。況且店內買書者也不都是內地客，本地人不少。只不過，這些「二樓書店」有點名不副實的是，估計因為租金的緣故，往往都是開在三樓、四樓甚至更高的樓層，比如新亞書店就在高高的16層上。

也就是從這時開始，我成了旺角的常客，差不多三、四個月或者半年就會過來一次，每次都是住在西洋菜南街的一家賓館裏，圖個逛起書店方便。後來隨著興趣逐漸過渡到以舊書為主，位於柴灣、北角、灣仔、太子和大埔的舊書店相繼進入我的視野，神州舊書、精神書局、溢記舊書、我的書房、解憂舊書店進而成為主要戰場。如此一來，我所逛的書店就不限於旺角一地了，而是以此為圓心向外發散開來幾乎遍及全港。但是住的地方一直没變，還是那家賓館，還是那個熟悉的老闆娘和始終笑瞇瞇的服務員。一是住慣了，二是曾經在聊天時得知，她們都是當年由內地來到香港的，有那麼點他鄉遇故知的意思吧。再者住在這裏出去乘車吃飯購物非常方便，還有，房間乾淨整潔，租金便

宜。去年年底，我曾做過一次統計，往來香港在此已經住過9次，最後一次是去年6月。從淘書的角度而言，這裏是我的發源地也是福地，當然隨便動彈不得。

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清點以往所得，確實有那麼幾本是我尤為喜歡的書。比如：屠格涅夫的《獵人筆記》，豐子愷譯，香港建文書局出版，1959年1月版；梁任公的《飲冰室文集》（精裝一厚冊），香港天行出版社出版，1964年5月版；夏丐尊、葉聖陶合著的《文心》，開明書店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、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廿一版。這樣的版本在內地是不太好找的。

可惜，本想去年年底再去，但是香港的混亂局勢一再升級，暴徒的惡行令人髮指，不禁使人想起當年萬梓良扮演的黑幫。不久，我在百度上看到一段視頻，那是一家十分熟悉的食肆，就在旺角附近，不知因為什麼遭到一夥暴徒的瘋狂打砸，默立一旁的老闆臉上滿是無助與悲憤。當時覺得各界應該盡快止暴制亂，及早還社會和市民一個安寧。朗朗乾坤，豈能由得惡勢力為所欲為！就一己之私而言，當然也是希望我的下一次能夠早日成行。好在香港國安法如今已經生效，相信疫情也很快會得到有效控制，香港終於可以再出發了。當有一天再來旺角，晚上依然樓下找家排檔坐坐。點點煙燻，打開一罐生力啤酒，還有美味的魚羹、燒賣和魚羹；偶爾，低頭翻翻剛買的舊書……